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四

唐

睿宗皇帝

絳景雲二年春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故太子為幽州刺史安置太平公主于蒲州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伺其所為繼悉必聞于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邊章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當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于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眾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岐王名隆範薛王名隆業皆帝之子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月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徒以下罪並聽處分已而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姑兄乃貶元之為中州刺史璟楚州刺史宗幽二王廢刺史之命太平公主亦即還京師

以韋安石為中書令李日知為侍中

安石日知為政紀綱紊亂復為景龍之世矣

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上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萬乘為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殿中侍御史和逢堯
岐州人太平公主之黨也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

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劉友益曰按察始此

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為東西兩道分隴石為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楊益并制四州為
莫滿部秦洪潤越十州為中都督齊郡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子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
涇襄安澤遂通梁慶十州為下都督

上言都督導往殺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已而
竟罷都督惟四大都督府如故但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二年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至

秋九月以竇懷貞為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僊玉真二觀帝以西域陸昌二公主為女冠為
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懷貞尋同三品有相者謂曰公有刑厄懷貞懼請
懷貞尋同三品有相者謂曰公有刑厄懷貞懼請

冬十月章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澤州陸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族子

同平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章安石等宣制責以政務多闕水旱為災輔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
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慎寡慾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欲

召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至京師尋許還山

上召天官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

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李景伯等所云御史秩卑望重可以巡察姦宄秩卑則無竇權望重是取虛聲明代撫按相持動輒摘事非其明驗乎

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數曰廣成之言
莊子廣成子居崆峒之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
山黃帝訪之問至通焉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武氏時傲為左拾遺故承
禎言之

狂太極元年玄宗皇帝先天元年
歲三元唐書帝紀通鑑皆于正月即書玄宗年號綱目則以太極紀年先天仍用分注今依
之春正月祀南郊

初武后時獻冊南郊始合祭天地至是上將有事南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河南
洛陽
人請合享天地如古制曾言會之與廟皆有神祇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祇于郊則地祇望望
相禮官議皆如曾言會上欲祭地北郊曾議遂寢考新舊唐書禮志及賈曾傳皆云武氏時始合祭
而不果行至玄宗天寶元年又復合祭記載甚詳通鑑于是年正月書肅宗祀南郊初因
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于五月則又書上祭北郊前倣似不明晰合因新舊書改輯
以蕭至忠為刑部尚書

蕭至忠自託于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
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左傳衛太子叔儀之言至忠蕭至
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于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明年正月至忠拜中書
令李日知為刑部尚書

夏五月祭北郊是月改
元延和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前注見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微垣中及心三星中星為明堂皆有前星天子位前星為太子

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為不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為孝

子何必待極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制傳位于太子太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

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國家其軍國大事

當兼省之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詔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

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曰光

立妃王氏下邳人為皇后

流劉幽求于封州唐置明省今廣東肇慶府封川縣是

初河內人王琚預于王同皎之謀具亡命傭書于江都上之為太子也琚還長安見上至廷中故徐

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

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惟有太平

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豈顧小節上悅

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暉謀使言于上曰竇懷貞

崔湜岑義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自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

暉洩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求于封州張暉于峯州初崔湜坐與譙王重福通書當死

太平公主謀罷說政事及幽求得罪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晙知其謀留幽求不遣由是得免峯州唐置地在今安南國

九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月沙陁金山遣使入貢

沙陀處月西突厥之別種也姓朱邪氏考沙陀者北庭之大碛也在金崙山之陽自處月沙陀今巴里坤西北路天山之北有大碛綿亘蓋即沙陀故地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

日知在官不待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教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撻之既而謂曰我欲撻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玄宗明皇帝

癸卯開元元年春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名凌以字行上疏諫以

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酺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以挺之忠直

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暑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

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恃生情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

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

煩苛大過不漏則止姦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以高麗大祚榮大姓祚為渤海郡王

初高麗既亡前事具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阻險自固武氏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敗祚榮遼東據東

牟山胡三省注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三十里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附于突厥

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以為渤海郡王

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

當官集事固不必專事權
捷立成然令
史受教不行
杖豈為過而
乃曲意原貸
取寬厚長者
之稱冀人感
德不但煦姬
市恩抑且優
柔廢法矣

提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于赤箭粉赤箭草部藥名研粉服之延年益氣中實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珣

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

太平謀逆有日陛下住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究得

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真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

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即羽林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二王名

俱去郭元振王毛仲姜皎上邽人李令問諸弟客王守一后叔仁及內給事從叔薛平高力士本為宦

曾孫中人高延福養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

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懷貞等無它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

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

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

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私黨象先密為中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

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

三品將軍者寔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范氏祖禹曰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堅冰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寔干國政未流之禍實基于此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

戒以惠養黎元之意

象先於窮治私黨時從中密贊外人豈能與聞既未嘗言則其申理之事何由得傳於後紀載家阿其所好自相矛盾大率如是

講武于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轟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身時以大臣得罪諸軍震盪失次惟薛訥解琬二軍不解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之

琬魏州元城人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時上方獵渭川即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元之既上詢以天下事袁叡不知

銳于為治乃先設十事以堅上意一願政先仁恕二願不幸邊功三願法行自近四願官豎不與政事五願絕租賦外貢獻六願戚屬不事臺省七願接臣下以禮八願羣臣皆得批逆歸犯忌諱九願給佛道營造十願鑿祿菴閣梁之亂為萬代法上曰朕能行之元之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三品元之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每事諮訪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

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無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即吏卑秩乃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中道上語元之乃安左拾遺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詣躍進純厚略曰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為時未幾而淺中的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臨親戚以求舉傾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于無恥元之嘉納其言張九齡字子壽韶

江州人

十一月羣臣請加尊號加號開元神武皇帝

命書侍郎王琬行邊

中書侍郎王琬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于上曰琬權誦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

姚崇以十事
堅上意史書
皆為讞稱今
就其事叢之
曰牙幸邊功
而薛納王叡
何以屢致敗
勛曰臣豈不
與政事而高
力士楊思勳
何以寵任不
衰且崇於元
宗之不應懼
而趨出賴高

上由是寢疏之使按行北邊諸軍

十二月改官名

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

為少尹

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州刺史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它日崇對于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

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

所誤故憂之遽左遷說為相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定内外官出入恆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恆式

置左右教坊劉友益曰教坊之名始此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

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禮部侍郎張延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上春秋鼎成

不能開言路咸嘉賞之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

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母

與僧尼道士往還

力士為之周旋更私出道上語崇心乃安則崇之所要與元宗之所謂能行者果安在而崇豈真能不結內侍者哉人君教養圖治惟當務實豈在崇尚虛名無論其獻媚貢諛不可為訓即以君上之尊而使臣下妄加稱謂以為榮亦復成何治體況尊號亦高宗以來弊政明皇方銳意維新顧於此仍循舊轍豈不待天譴改

元已萌不克
自持之幾矣

崇之改名真
所謂不通經
義夫開元乃
年號非諱名
可比且尊號
有司世遠加
者勢必至無
名可取又豈
直韓愈二名
嫌名之讖足
以盡之

日月交食原
可推算而知
特以改其常
修德修刑可
耳若夫應虧
不虧必因步
測者之不精
乃以為瑞而
賀之可笑可
鄙莫甚於此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武后之世都心文獻失政事具奚契丹攻陷之或言韃靼奚靺

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故且附突厥并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
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是秋薛訥及奚契丹戰于漂河敗績詔削訥官爵後奚契丹內附乃復置營州都督于柳城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

貶劉幽求為睦州隋置今浙江刺史鍾紹京為果州唐置今四川刺史

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按問不服姚崇盧懷慎等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作

就聞職不無沮喪若令下獄慮驚遠聽乃皆貶之時紫微侍郎王琬行邊未還坐黨貶澤州刺史後幽求復

從柳州憫惠通卒紹京屢遷少詹事以壽終

三月貶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為諸州別駕

御史中丞姜晦上却人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見當時宰相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不能匡

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奏彈貶之晦又奏安石檢校定陵盜隱官物下州徵贓安石憤恚而卒時又求武

國利貞等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夏五月罷員外檢校官

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時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救覆按之姚崇盧懷慎奏御

史言是上從之中王成義奏以府錄事為參軍崇等不可事亦疑由是皆戚束手請謁不行

魏知古罷

崇縱于干請
又說言實直
明皇不惟不
罪其父且罷
知古官魁柄
何在況崇之
為人專事市
恩府怨其於
張說等固不
待言即一如
古鷹刺未幾
旋復排擠若
此材幹雖優
瑕瑜豈能自
掩

劉友益謂特
書予之未為
切當明皇非
真能斷離為
樸者不過博
崇儉美名以
飾觀聽耳
祖御批譏其矯
激太甚觀未
幾復遣使求

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于門下過官
凡文武官六品以下必過知古街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上問崇卿子何
門下省審定謂之過官
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
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于是以崇
為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苟逐知古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知古
竟罷為工部尚書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

長史司馬

是後諸王領州並準此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于殿前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后妃以下
皆無得服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
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其後上以胡人言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
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于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
大事臣雖觸冒夷瘼死不取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慰諭而罷之

襄王重茂薨于房州

諡曰殤

作興慶宮

後謂之南內故址在今咸宜縣東南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于宮側又于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

南曰勤政務本

八月出宮人

珍翠奇寶前
後判然不侔
誠不能掩其
情偽矣

武后竊唐室
天下者也宜
為元宗之仇
讐乃以其鼎
銘為受命之
符姚崇方以
為瑞而表賀
賢相固當如
是耶

幽州節度控
制北邊誠得
其人任之未
嘗不可倚為
鎖鑰之寄天
寶釀亂在誤

初民間訛言上采宮女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于崇明門逆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吐蕃入寇以薛訥為隴右防禦使擊之

吐蕃眾十萬寇臨洮至渭源後魏縣今屬甘肅蘭州府掠牧馬命薛訥以白衣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晉昌人王晙帥兵擊之是

冬訥與吐蕃戰于武街晉縣唐為驛廢城在蘭州府狄道州東大破之時王晙帥所部與訥會擊吐蕃方屯大來谷晙

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吐蕃驚為大軍至自相殺傷死者萬計遂大潰訥自武街與晙會追奔至洮水復大敗之前後殺獲數萬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其子忠嗣方九歲上以為尚驍奉御養之

宮中鄭人忠嗣本名訓帝賜名

以武氏鼎銘頒告中外

太子賓客薛諫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降鑒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

頒告中外

敕諸州修常平倉法

敕以歲稔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劔南下溼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冬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為鄆王嗣謙為皇太子

嗣真上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謙上次子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置幽州節度經略大使劉友益曰特書置志禍始也

領幽易平鵠檀燕六州諸州注見前

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

用孫山不得
咎設官之非
也劉友益謂
書置以志禍
始真事後拘
墟之見非定
論也

諸王典制方
州晉宋以後

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崇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對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于後猶能及身公所為法隨便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

夏四月以薛訥為涼州大總管郭虔瓘齊州人為朔州大總管

初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其黨邏祿胡祿屋諸部降唐者前後萬餘帳制皆以河南地處之遣薛訥居涼州郭虔瓘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九月置侍讀官劉名益曰侍讀始見于此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于宮中以無量羸老為造腰輿使內侍昇之親送迎之侍以師傅之禮

西域八國請降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後周置故城在今西甯府西甯縣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

攻之其王奔安西求救孝嵩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至是孝嵩傳檄諸

國咸振西域大食本波斯地東距突騎施西南屬海等八國請降勒石紀功而還

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長孫昕

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于里巷伺而毆之傑自訴上大怒命于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以鄧王嗣真為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二王皆帝之子嗣昇後屢更名即肅宗也為安西大都護

踵行之多無益而有損益

自學封建為郡縣設官置吏上下相維易於控制若以本支胥吏

應者既不勝王國屏藩僕薄者或易為奸徒構煽所

謂愛之實害之也二王尚未出閣而令

虛名而無實濟更復何取明皇愛子而不善保全它

日永王璿之禍已於此兆履霜矣

捕蝗獲災何至轉傷和氣

二月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猶輕外任揚州采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

若水錢之望其行歷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鳥水陸傳送道路艱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教謝之縱散其鳥

山東大蝗

先是山東大蝗三年民或焚香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蛇而疾愈

德天所輔也是夜孫叔殺蛇而致福

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至是山東蝗復大起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益甚拒

不受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

豈無德致然因教使者察捕蝗之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或言于上曰今歲選敎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之子詞理第一擢為醴泉縣令

今廢西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坐左遷

典選稱職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夏六月太上皇崩

唐明皇帝

卷五十四

唐明皇帝

懷慎即稱伴
食亦不應作
是語蓋當時
衆人欽美姚
崇不覺傳聞
過當至倪若
水所言拘迂
更甚崇體頗
自明快

姚崇三為宰
相居官亦不
若懷慎之清
素二子又頗
受賂遺何至
竟無居第考
張說為崇作

拔曳固斬突厥默噉以降

初突厥默噉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恃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遁卒散走頡闐略自柳林突出斬之時
子將也將郝靈荃使突厥得其首拔曳固回紇同羅雷僕固五部皆來降突厥立默棘連為毗廝可汗
闕特勤骨咄祿為左賢王專典兵馬默噉自武氏世為中國患朝廷所食及是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
其實逾年始授郎
將靈荃痛哭而死

秋八月遷中宗于別廟

太常博士陳貞節人蘇獻頭從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于別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從之

已而伊闕人孫平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于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願下羣臣博議遷
中宗入太廟蘇獻等以為七代之廟不數凡弟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非躋睿宗
于中宗之上也遂從獻等議平子論之不已賊

冬十月葬橋陵蒲城縣西北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

懷慎病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卒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

乾曜既相會姚崇以病謁告凡大政事上必令乾曜就咨乾曜奏稱旨上曰此必姚崇畫之或不稱旨
則曰何不問崇乾曜謝乃已崇第餘僻因近舍客盧詔徙寓四方館崇固辭上曰恨不可使卿居

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姚崇請避位崇子彝昇頗受賂遺入所親信主書趙諱受賂事覺當死崇復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
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本姓薛氏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

神道碑有云
池臺琴筑優
游暮齒猶得
謂之無居第
即通鑑多引
舊書如此條
故不如新書
之得寶

開元賢相姚
宋並稱實則
崇不逮環遠
甚觀崇請頒
武氏鼎銘表
賀日食不應
皆用銘諛順
旨至太廟室
壞兩人進說
詭正更自判
然蓋崇深以
救時自喜才
具非不可觀
而過事難出
機變故論相
體者終當以
環為正

途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許于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環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環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

環為相務在擇人隨才受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環與頌相得甚厚環每論事則頌助之環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過其父矣環與姚崇相繼為相崇善應成務環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于姚宋然禮遇殊卑矣崇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肅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曾所疑既而數曰欲知古問焉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廣州請為環立遺愛碑環請禁之以筆諫缺之風于是它州皆不敢立山長平王叔良曾孫

始制即御史起居遺補不擬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是歲始更此制

丁丑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環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為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于太極殿更修太廟耳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朝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遂幸東都上過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環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環曰陛下罪之請命侍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

秋七月放太常卿姜皎歸田

環請寬道隘不治之罪不

欲退出自己

固合嘉議入

告之義然環

言甫陳遽命

省釋亦無損

轉圜美德且

使其事為道

滕獨對世固

莫知所由使

當廣聚昌言

又安能終掩

其匪必令待

罪朝堂而後

赦轉不免涉

於偽矣

初上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甚非所以安之上以為然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勳封如故

以明堂為乾元殿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明堂窮極奢侈不合古制密邇宮掖人神雜擾制復以為乾元殿正至受賀

季秋大享復就圜丘十一年冬復以乾元殿為明堂二十五年十二月又復以明堂為乾元殿

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大明宮含元殿為奏事御史彈百官服旁冠法短也一曰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

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

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

互相彈奏于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依

故事

冬十二月詔訪逸書

秘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頗散闕請選學士整比校補從之于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

知章翼城人等三十二人于乾元殿前編校刊正以褚無量為之使無量卒國子祭酒元行沖代之九年

上其錄凡四萬八千卷

載六年春正月禁惡錢